

马克思对黑格尔现实观的批判与超越

陈良斌, 王静

(东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江苏南京, 211189)

摘要: 黑格尔从绝对精神出发建立起纯粹合理性的现实, 并从本体论层面对现实概念加以形而上学式演证, 突出了现实的总体性内涵, 同时采用对现实的事后反思与之相映射。马克思在指出黑格尔现实观的逻辑泛神论本质后, 批判继承了其现实观, 并对之加以实践的对象性改造, 使现实概念具有了客观实在的品格。在此基础上, 马克思将辩证法的总体性原则社会历史化, 把理论置于社会历史的总体过程中去理解。他认为理论不仅源自社会现实, 更是现实运动的关键环节, 并将其嵌入到改变世界的无产阶级运动之中, 以此完成了对黑格尔现实观的批判与超越。

关键词: 马克思; 黑格尔; 现实; 客观逻辑; 事后反思; 双重透视; 总体性

中图分类号: B0-0; B516.3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3104(2024)03-0032-09

现实观问题是哲学理论的基础问题, 它关涉着哲学的旨趣、性质和意义等多个向度。黑格尔根据绝对精神的本体论, 以事后反思的方式, 将现实把握为处于展开状态下的必然性。对此, 马克思一方面肯定了黑格尔现实观的历史感, 另一方面也揭示出它的神学本质。正是在扬弃黑格尔现实观的抽象性基础上, 马克思创立了以唯物史观为核心方法的“新”现实观。

迄今为止, 学界对马克思现实观的解读大致可分为三类: 第一类是将黑格尔的辩证法和费尔巴哈的唯物论简单相加, 来理解马克思的现实观, 以米丁和布哈林为代表。这种解读下的现实观仍然停留在常识的层面, 因此被广泛批判。第二类是从马克思主义人学思想出发, 以生存论关照马克思的现实观。这种解读类型借助了萨特和海德格尔的哲学思想, 但是忽略了马克思现实观的客观生产维度。第三类是随着 20 世纪末谢林研究热的兴起, 以曼弗雷德·弗兰克 (Manfred Frank) 等学者为代表, 采取后期谢林的视角来理

解马克思的现实观。虽然后期谢林在批判黑格尔的理性现实观时, 提出了一些同马克思相近的观点, 但谢林依旧把现实理解为精神, 没能走出纯粹思想的界限。由此可见, 如何理解马克思和黑格尔在现实概念上的哲学“亲缘”关系, 以及如何理解马克思对黑格尔现实观的批判与超越, 仍然需要我们以文本为依据, 从源头梳理现实概念在哲学话语内部的逻辑演变, 进而澄清马克思现实观的科学性与深刻性。

一、黑格尔的现实概念及其本质

思想成熟时期的黑格尔认为其哲学体系的核心是《逻辑学》。马克思也曾指出黑格尔的整个法哲学是其《逻辑学》的延伸部分^{[1](22)}, 因此对“现实”这一哲学概念的理解有必要从黑格尔的《逻辑学》开始。

在黑格尔的《小逻辑》^①中, 现实概念位于

收稿日期: 2023-08-30; 修回日期: 2023-11-13

基金项目: 江苏省社科基金项目“法兰克福学派承认理论的最新进展研究”(20ZXB004); 江苏省高校青蓝工程资助项目

作者简介: 陈良斌, 男, 江苏海门人, 法学博士, 东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主要研究方向: 马克思主义发展史, 联系邮箱: chenliangbin@126.com; 王静, 男, 浙江温州人, 东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 主要研究方向: 马克思主义发展史

本质论的第三个环节,它前面的两个环节分别是“本质”与“现象”。除此之外,现实概念内含三个环节,即可能性、偶然性(“直接现实性”)和必然性。黑格尔在本质论的“现实”章中开宗明义写道:“现实是本质与实存或内与外所直接形成的统一。”^{[2](275)}可见,黑格尔的“现实”概念不仅包括超感性的本质,同时也包括被给予知觉的实存。它是本质在实存上的映现,是外在性实存与内在性本质的直接统一。所以,现实事物的“表现或外在性即是它的内蕴力;在它的外在性里,它已返回到自己;它的定在只是它自己本身的表现,而非他物的表现”^{[2](275)}。因此,康德哲学中现象与物自身(超验本质)的泾渭分明,在黑格尔对现实概念的阐述中是完全不存在的。而这何以可能呢?

这里的关键在于理解内在于现实概念的三个环节——“可能性”“偶然性”和“必然性”——在黑格尔哲学中的特殊关系。所谓可能性,在黑格尔看来就是“抽象的非本质的本质性”^{[2](277)},是一个无内容的、空洞的抽象形式。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它还只是现实性的潜在形式。不同于常识对可能性的理解——一切不自相矛盾的东西都是可能的,黑格尔在将之嘲讽为“像这类的关于可能性的说法,主要是用抽象形式的方式去玩弄充足理由律”^{[2](278)}后,解释道:“一个事物是可能的还是不可能的,取决于内容,这就是说,取决于现实性的各个环节的全部总合,而现实性在它的开展中表明它自己是必然性。”^{[2](279)}譬如,就橡实而言,它有成为橡树的可能性,但也可能没有,可能与否取决于橡实的内在性条件和外在性条件。只有兼具这些条件,橡树的生成才表现为必然,所以它不是抽象随意的可能性。

与可能性相对的是偶然性,即直接的现实性。不同于尚未获得真实内容的可能性,偶然事物是已经获得内外简单统一的具体存在。它之所以还是偶然的,是因为它“存在的根据不在自己本身而在他物”^{[2](280)}。这似乎同它自身的定义相矛盾。这个矛盾出现的原因是:一方面,偶然事物作为具体的直接存在,它是实存着的可能性,

即将潜能质料化了的可能性,因此它已经是达到内在本质与外在现象相统一的现实存在物;另一方面,“现实性呈现于人们意识前面,最初大都是采取偶然性的形式”^{[2](280)}。也就是说,在常识看来,具体的某个特定事物之所以存在,是因为在此之前有一个产生它的他物。因此,作为直接的、有限的现实性,它还只是偶然性的存在。仍然以橡实为例,从橡实只有在特定条件下才能由橡树产生来看,橡实是偶然的的存在物。但从橡树只能产生橡实来看,产生橡实是橡实对橡树的验前规定。但事情到这里还远没有结束,橡实作为“直接的现实性本身,并不是像它所应是的那样,而是一个支离破碎的、有限的现实性”^{[2](282)},因为它直接现实性的内部还孕育有成为橡树的潜在可能性,而这是橡实作为一个具体存在所固有的内在本质。如果橡实不具有成为橡树的可能性,那么它就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橡实,因此“它的命运就在于被销毁掉”^{[2](282-283)}。由此可知,任何新兴的现实性都以曾经直接的现实性为条件和内容,任何直接的现实性在自身中都包含着转化成他物的萌芽。这个他物固然有着不同的形态,但其内在并不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他物。黑格尔正是在此意义上宣称:“新兴起来的现实性就是它所消耗了的那个直接的现实性所固有内在本质……后者即是前面的直接现实性的本质的发展。在新一新兴的现实里,那些被牺牲了、被推翻了、被消耗了的条件,达到和自己本身的结合。”^{[2](283)}

由此可见,可能性与偶然性相互中介,构成了一个由内在到外在,再由外在复归内在的能动的圆圈。可能性与偶然性之间的差别、对立发展成了事物自身内在的矛盾运动。这一圆圈式的矛盾运动在黑格尔那里就表现为必然性的现实性——“发展了的现实性,作为内与外合而为一的更替,作为内与外的两个相反的运动联合成为一个运动的更替,就是必然性”^{[2](284)}。不同于上述直接的、有限的现实性,这一作为整体的运动才是无条件的、真正的现实性。无疑,这一观点源于辩证法的本质,同时它也构成了对辩证法的进一步阐释。因为无论是从辩证法所要求的联系的

方面,还是流动性的方面去关照具体的事物,进而深入到事物的实体性内容中去,都意味着必须将作为整体的过程置于更高的地位。如果不从整体出发去关照事物,那就谈不上自我规定和自我生成,自然也就无法达到自在自为的高度。这一尚未完满的阶段便是直接的现实性。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中指出:“真实的现实性就是必然性……必然性就在于整体被分为概念的各种差别,在于这个被划分的整体具有持久的和巩固的规定性,然而这种规定性又不是僵死的,它在自己的分解过程不断地产生自己。”^{[3](318)}这个在整体的过程中才得以可能的自我规定、自我生产与再生产,才是黑格尔所言的真正的现实。

值得注意的是,被必然性概念所包含的各环节是具体的有限存在,因此这些事物是必然会被扬弃掉的,所以具体的某个有限存在的运动并不是黑格尔所要达到的必然性。他明确指出:“必然的事物就绝对地存在着,作为无条件的现实性。——必然的事物之所以是这样,是因为通过一连串的情况作为中介而成的,换言之,它是这样,因为一连串的情况是这样……”^{[2](289)}而能满足“无条件的现实性”要求的事物,就只有这个涵盖了“一连串的情况”在内的运动本身,即作为大全的整体——一个全在的、无条件的、唯一的上帝。对此,黑格尔在《小逻辑》的“导言”部分直言不讳地宣称,唯有上帝才是最真实的存在,因为祂具有必然的合理性,而常识在日常生活中的所指称的现实则是偶然的存在,是直接的因而是有限的现实^②。由此可知,虽然黑格尔在论述作为必然性的现实性时,曾经详细阐述了有限的现实存在,但是他的目的是要论证无限的实际性,即上帝的现实性。这个上帝,是拥有无限能动性的绝对精神。一切感性对象都是绝对精神通过外化而实现的“理性现实”的自我确证与客体化结果。因而,一切具体的存在都只具有直接的、有限的现实性,唯有绝对精神——作为这个运动和总体本身——才具有真正的现实性。由此可见,黑格尔所言的真正的现实性归根到底是神学的现实性、上帝的现实性。它只属于彼岸而不属于此岸,因而同人的现实生活并不直接相关。

二、黑格尔对现实的“事后反思”

如果按照上述黑格尔的思路——真正的必然性和现实性只在大全之中才能达到,那么只有在时空的终点、宇宙的尽头,一切的存在才能得到合理的解释。这一“事后反思”的认识方式是黑格尔现实观最为突出的特点。

自笛卡尔以来,近代唯理论哲学试图效仿欧氏几何的论证方法,即寻找到一个绝对正确的阿基米德点作为开始,进而根据缜密的逻辑推理来确保整座哲学大厦的确定性。不同于此,黑格尔摒弃了这样一种超历史的几何学式方法,采取以结果规定前提的方式来对现实加以事后反思。在他看来,“关于教导世界应该怎样……在这方面,无论如何哲学总是来得太迟。哲学作为有关世界的思想,要直到现实结束其形成过程并完成其自身之后,才会出现”^{[3](16)}。可见,对黑格尔而言,任何关于现实的真知,都只能立足当下,并通过反思之前的全部历史进程来获得。至于过往认识论所追求的那种超历史的、具有绝对正确性的前提,它即便存在,在黑格尔看来也只是空洞的抽象存在,因为在它里面什么都还没有生长出来。就像“大爆炸宇宙论”里的奇点,即便它在时空产生之前就已包含了宇宙的全部,但在它成为宇宙之前,它依然停留于“无”。现在之所以能说它“有”,也只是因为它现实地展开为整个宇宙。由此看来,黑格尔认识现实的方式相比过往认识论而言是一种后见之明。更为重要的是,认识者所立足的后见,随着历史的发展也会变成下一阶段的前提,历史不断地把认识者所立足的结果变成认识的根据,不断地将认识的起点拉到认识者所处的当下。这样,认识的发展进程就显现为随历史的前进而不断自我扬弃的圆圈。这种对现实的认识方式同黑格尔关于可能性、偶然性和必然性关系的论述是完全对应的。这其实根源于黑格尔哲学本体论、认识论、逻辑学的“三位一体”架构。

位格可以不一样,但这里的体是同一的,它

就是绝对精神。绝对精神借助认识者来反思寓于历史中的自身。在这一过程中,认识的主体也就合乎逻辑地成了绝对精神的工具。历史的进路是向前发展的,而认识的进路则是向后回溯的。这是两条互相映射的进路,在黑格尔哲学中就表现为历史与逻辑的绝对统一。因此,与其说主体是依靠逻辑对事物的存在加以认识,不如说主体是依靠历史的进程对曾经的存在加以认识,而这里的逻辑则是过往历史在主体思维中的合理化映射。因为如果历史中间的某个环节断裂了,逻辑的环节也会随之断裂。采取这样的认识方式,一切存在的现实性都将在之后的历史中得到说明,这实际上是一种事后辩护。值得注意的是,这样的认识方式本质上是历史目的论,它根植于本体论层面的决定论,事实上扼杀了事物自身真正的能动性。因而黑格尔意义上的现实性是保守的,他只能通过向后回溯,而不能通过向前远眺来获得。它只是黑格尔满足于以思辨哲学来解释世界的产物。

无疑,相比于无时间维度的“康德类”的反思哲学,黑格尔哲学具有巨大的历史感,也唯有黑格尔才会提出“哲学史本身就应当是哲学的”^{[4](14)}。因此,卢卡奇曾盛赞黑格尔“用他的整个哲学方法,过程和具体总体、辩证法和历史与反思哲学相对抗”^{[5](69)}。遗憾的是,因为黑格尔固执地认为必须先有个在世界之前的创世蓝图——先在的逻辑范畴,这使得他没能真正超越外在反思,通达现实自身。正是在此意义上,卢卡奇紧接着批判黑格尔“不能深入理解历史的真正动力”^{[5](69)}。诚如其言,黑格尔现实观的内核是绝对精神的本体论和事后反思的认识论,故而它依旧止步于外在反思。虽然它带有巨大的历史感,即它以过往的全部历史为质料,但是有时间性的历史终究是根源于无时间性的纯粹概念。我们知道,黑格尔的出发点是《逻辑学》的先在概念,他通过概念的辩证发展——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的“三段论”结构——打造理论框架,再将其投射到现实中来反证自身。其中,每个概念占据指定的位置,并获得其合理性与必然性,但是每个概念所表现出来的不过是一种因

素,这些因素只有被纳入总体中才具有完全的意义和价值,而这个总体便是作为大全的绝对精神。黑格尔的问题在于:他将总体看成了逻辑上的预先存在,将现实看成了绝对精神自我外化和自我确证的必然过程,将人通过神(绝对精神)对自身的认识颠倒为神通过人来认识自身。于是,黑格尔就构筑了一个可以脱离人的存在并包含一切现实在内的先在。这样一来,黑格尔就把哲学彻底神秘化了。为了展示绝对精神自我规定、自我展开的过程,黑格尔强行用这套规定性结构解释现实的历史,以致掩埋了历史的真正本质。

有趣的是,黑格尔一边言之凿凿地将康德的先天认识形式批判为外在反思,一边却运用着相同的路数采取《逻辑学》中概念的先验结构来把握现实。二者即便存在区别,也无非是:在黑格尔看来,《逻辑学》中概念的先验结构是世界自身的逻辑结构,因此它不需要像康德那样借助范畴的先验演绎来论证其适用性;而范畴的先验演绎最后被康德奠基在了先验自我意识之上,因而康德便是主观主义的外部反思。但是,将造就经验世界的能动性从人的先验自我意识转移到客观精神上,并不意味着黑格尔探及事物的实体性本质。况且康德所言的先验自我意识并不是主观任意的能动,就此而言,二者实际上是一样的。如果考虑到黑格尔哲学的发展过程,那么我们将更容易勘破这一点。青年黑格尔在已构建完成“耶拿逻辑”(虽然还不完善)的情况下,依旧将《精神现象学》作为他哲学体系的第一部分。但是到了晚年,他却将其放到《哲学百科全书》第三板块《精神哲学》下“主观精神”的第二部分,这样一来就似乎有了逻辑范畴在先的先验结构。但就像马克思所指出的那样,《精神现象学》才是“黑格尔哲学的真正诞生地和秘密”^{[6](201)}。黑格尔这样做的目的,无非是想把《逻辑学》作为体系的第一部分来掩盖掉体系的起源——他的《逻辑学》事实上架构在《精神现象学》的结果之上,所以所谓的客观精神不过就是主观意识的产物罢了。正是在此意义上,马克思批评黑格尔看似在讲世界,其实是在讲对世界的意识,而谈政治,其实是在谈政治意识。

三、马克思对黑格尔现实概念的本体论批判

马克思在认清黑格尔哲学的秘密后,对黑格尔以绝对精神为本体的现实概念进行了批判和超越——将现实建立在以人的感性对象性活动为中介的客观实在上。但这并不是一蹴而就的结果,因为马克思也曾是黑格尔哲学的忠实拥趸。譬如,黑格尔根据逻辑学架构了法哲学体系:他背靠理念的普遍性将国家拔高到现实的高度,并以此来解决市民社会中私利与公善的矛盾。马克思对此曾一度深信不疑。但是“林木盗窃法”和“地产析分”所带来的“物质利益难题”使得马克思逐渐认识到,普鲁士国家绝非黑格尔所描述的那样是作为地上神物的理性国家。在面对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分离和对立时,黑格尔躲到了现实生活背后的概念里,并希望借此消解现实问题。

后来在同黑格尔哲学的正面交锋中,马克思道破了黑格尔国家哲学的问题所在:“具体的内容即现实的规定成了形式的东西,而完全抽象的形式规定则成了具体的内容。国家的各种规定的实质并不在于这些规定是国家的规定,而在于这些规定在其最抽象的形式中可以被看作逻辑学的形而上学的规定。”^{[1](22)}马克思意识到,在黑格尔的国家哲学中,国家的特性不是国家本身的特性,而是概念的验前规定。在这里,国家的形式成了逻辑上在先的事物,是真正的内容——它站在普遍性的高度统摄着市民社会。尽管黑格尔描绘了一幅社会政治结构的理想化蓝图,但马克思实际看到的却是市民社会与国家各执一端。在市民社会中,个体被放大到绝对,即每个人都以自身为最终目的,而国家普遍性的地位则被下降为手段。多年后,马克思在回顾他批判黑格尔法哲学所取得的成果时说:“我的研究得出这样一个结果:法的关系正像国家的形式一样,既不能从它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它们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这种物质的生活关系的总和,黑格尔按照18世纪的英国人和法国人的先例,概括为‘市民社

会’,而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求。”^{[7](591)}在此,马克思总结了他批判性超越黑格尔现实观的方法论要点:一方面,“不能从它们本身来理解”现实;另一方面,现实终究还是物质的,即“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

那么,马克思所说的“不能从它们本身来理解”是什么意思呢?这里的关键在于理解德国古典哲学对马克思的方法论启发——重要的不是可直观的现象,而是处于它背后“不在场的在场性”,因为正是这个“不在场的在场性”塑造了现象。在康德那里,这个“不在场的在场性”是“伴随所有其他的表象”(在场性),唯独自身“决不能被任何其他表象所伴随”(不在场)的“自发性的行动”^{[8](69)},康德将之称为先验的自我意识(它对所予杂多加以“塑形”)。“不在场的在场性”在费希特那里是设定非我的本原行动,在谢林和黑格尔那里则是作为原初同一的绝对——原初同一是分裂的实在性基础。在新世界观诞生的前夜,马克思重读了《精神现象学》,并在发现黑格尔哲学秘密的同时,注意到了这条贯穿德国古典哲学的隐秘线索。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里不断告诉读者,实际上我们所遭遇到的物质世界是一个不真的现象,现象背后起规定性作用的本质才是真的。但现象背后的本质只是在现象之中,它一定可以通过现象被透视出来,所以根本就没有物自体。马克思由此认为,真正重要的从来都是“不在场的在场性”。正是借鉴了德国古典哲学的这一透视方法,马克思才会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一条透视出了“对象、现实、感性”^{[6](499)}背后不在场的、从主体出发的感性对象性活动(它赋予对象以形式)。但在高扬人的主体性活动的同时,马克思比德国古典哲学更进一步地“看”到了,在主体性活动背后的客观物质性关系(社会历史关系),以及二者间的辩证关系——这种活动既塑造了社会历史关系,又必然被社会历史关系所限制。因此,没有这种透视方法,根本就无法发现现象背后的本质,更谈不上把握作为本质与实存相统一的现实。在后来的政治经济学研究中,马克思也正是在这一透视法指导下,发现了资本主义社会三位

一体的日常生活宗教的秘密: 地租的本质是土地所有权、工资的本质是雇佣劳动、资本的本质是资本关系。但是, 这一点在资本拜物教的统治下被掩盖了, 以致于国民经济学家误将“三位一体公式”当作现实。

既然马克思是在黑格尔的启发下, 发现了现实与感性对象性活动之间的重要关系, 难道感性对象性活动, 尤其是劳动从未出现在黑格尔的视野里吗? 事实上, 在同时代的哲学家中, 黑格尔“是唯一的德国思想家, 曾把英国古典经济学的问题与哲学问题、辩证法问题联系起来”^{[9](23)}。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 马克思直接指出: “黑格尔是站在现代国民经济学家立场上的。”^{[6](205)}以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为内核的国民经济学率先扬弃了私有财产外在的、对象性的本质, 确立起了以劳动为原则的私有财产的主体性本质。这一经济学领域内的“路德改革”实际上同黑格尔哲学存在着共谋性: 国民经济学是黑格尔思辨哲学的经济学具象, 而黑格尔哲学则是国民经济学的哲学表达^[10]。此外, 黑格尔也曾用思辨的哲学话语肯定了劳动对于欲望与满足、主观性与客观性的中介作用, 并将“劳动的本质, 把对象性的人、现实的因而是真正的人理解为人自己的劳动的结果”^{[6](205)}。因此, 劳动确实出现在了黑格尔的视野之中。但在马克思看来, 黑格尔所讲的劳动只是“抽象的精神的劳动”^{[6](205)}。因为对于黑格尔来说, 哲学的因素是向上的, 是精神性的, 所以人仅仅被设定为自我意识。这种精神性的倾向最为明显地体现为, 在黑格尔哲学中, 自然界是由绝对理念外化而来。

但是, 绝对理念外化为自然界的行是不合理的。按黑格尔的意思, 位于逻辑学终点的理念已经被提升为最高主体, 它既是观念也是实在, 那么理念就绝无转变为他者的必然动力。对此, 黑格尔只能含混不清地用“放任”(entlassen)^①加以掩盖。马克思清楚地知道, 事实上需要理念外化自身的是黑格尔自己。因为如果没有理念的外化过程, 他就会囿于纯粹的玄思之中, 而无法解释实存着的自然界和人类社会。所以马克思评价道: “绝对观念不想再去从头经历全部抽象行

动……它必须放弃自身, 放弃抽象, 从而达到那恰恰是它的对立面的本质, 达到自然界。因此, 全部逻辑学都证明, 抽象思维本身是无, 绝对观念本身是无, 只有自然界才是某物。”^{[6](219)}正因如此, 虽然马克思后来批判费尔巴哈只看到自然物, 看不到现象背后“不在场的在场性”, 但他依然坚持了费尔巴哈的感性对象性原则(自然先在性和现实物质性), 并用双重透视将之动力学化和社会历史化。在《德意志意识形态》的“费尔巴哈”章中, 马克思清楚地阐述了这一点: “我们开始要谈的前提不是任意提出的, 不是教条, 而是一些只有在臆想中才能撇开的现实前提。这是一些现实的个人, 是他们的活动和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 包括他们已有的和由他们自己的活动创造出来的物质生活条件。”^{[6](516-519)}换言之, 在马克思看来, 现实自我规定的真正动力, 不是黑格尔所言的绝对精神, 而是自人类产生至今就不断重复的生产与再生产——为了满足人的需要而从事的感性对象性活动。它构成了历史的真正推动力, 也造就了真正的现实: 人在物质资料的生产实践中确证着现实, 物质资料的生产实践同时也在塑造着人的现实性。由此马克思实现了对黑格尔现实概念的颠倒, 即将现实奠基在一定社会历史关系下人的感性对象性活动上。

四、马克思对黑格尔认识方式的批判性超越

马克思认识论的独特性在于, 不仅要求把认识对象置于社会历史发展的总体进程中去看待, 同时还要求把理论变成社会历史发展中的一个环节, 即克服形式与内容的对立, 使得理论与实践相统一。因此当黑格尔将哲学视作黄昏才起飞的猫头鹰时, 马克思则更进一步地把哲学比喻为替人类解放报晓的“高卢雄鸡”。黄昏起飞的猫头鹰和晨曦报晓的雄鸡鲜明地体现了黑格尔与马克思对哲学旨趣的不同认识。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最后一条, 马克思指出了这一点, “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 问题在于改变世界”^{[6](502)}。但是, 当哲学只是作为理论而存

在时,所能做的最多也就是“词句斗争”罢了,那么哲学如何才能真正改变世界?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给出了答案:“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6](11)}不过理论要想实体化自身还需要一个前提性的条件,即“现实本身应当力求趋向思想”^{[6](13)}。换言之,只有当理论源自现实——现实需要理论的指导——并同时成为现实生成过程中的关键环节,理论才有可能转变为物质力量。这里推动理论现实化的两个规定性都需要辩证法的支撑。

如前所述,在黑格尔看来,每一个具体的特定因素只有在总体中才能被赋予完全的意义,它们自身并不具有自在的真理性。因为按照辩证法的要求,在概念的辩证运动中,每个概念都是以克服自身片面性的方式存在着,所以概念的完全意义并非源自先在界定,而是源自它们在总体中作为被扬弃的环节而起的作用。唯物辩证法同样坚持了这一总体性原则,这在马克思哲学上就表现为:唯物史观把直观的唯物主义所看到的“僵死的事实”,作为历史发展的环节纳入社会历史的总体中加以认识。可见,马克思也同黑格尔一样具有一个事后的反向视角。非如此,就不能把握特定历史环节的完全意义。但在黑格尔哲学中那个总体是绝对精神,即一个处于直观之外或凌驾于其上的概念的产物。对此,马克思敏锐地意识到,既然绝对精神只有借助人的认识才能反观自身,那么从绝对精神出发的黑格尔就只能有事后的反向视角,因此哲学家将缺乏参与到历史事件中的契机,成为行动上的矮子。故而马克思评价道:“在黑格尔那里,历史的绝对精神已经在群众身上有了自己的材料,但只是在哲学中才有了自己相应的表现。不过,哲学家仅仅是创造历史的绝对精神在运动完成之后用来回顾既往以求意识到自身的一种工具。哲学家参与历史只限于他这种回顾既往的意识,因为现实的运动是由绝对精神无意识地完成的。所以,哲学家是事后才上场的。”^{[6](292)}在马克思看来,这种单向度的事后反思以及行动上的软弱无力,无非是因为这

种认识不是人类社会的自我认识——历史先验地被概念所规定——因此认识无法介入总体性的社会现实。这个问题绝非黑格尔哲学所特有,在康德哲学中认识也同样无法介入总体(物自体)。德国古典哲学的困境就在于此:一方面,它用哲学的力量自觉地提出了问题,然后用抽象的哲学思辨将问题推到了极端;另一方面,正因为问题被限制在纯思想的界限内,以致于作为问题根源的社会历史不在他们的视野里,那么解决问题的真正出路也就被遮蔽了。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视角上,不难发现这个总体之所以在康德那里被放弃,在黑格尔那里被神秘化,根源就在于:在资本主义大工业生产体系下,虽然人用技术征服了自然界,但是人也同样在社会历史领域内遭遇了第二自然(资本主义大工业生产体系的独立性)。虽然第二自然以自足的、合规律的形式呈现在“直观的意识”面前,但第二自然的量化原则否定了事物的质的规定性,因此它无法被理性从总体上加以把握,这在德国古典哲学那里就被抽象为既定内容的不可溶化性。

解决问题的真正出路是唯物史观给出的。一方面,马克思根据辩证法的自否定性指出,“自我异化的扬弃同自我异化走的是同一条道路”^{[6](182)}。另一方面,马克思认为这个总体由人的活动所造就,即它不是神秘的既定物,它不过就是人们的社会生活领域和物质生活条件的总和。简言之,在马克思看来,人不仅是总体(社会)中的人,而且这个总体(社会)事实上也只是人的实践活动的产物及其过程。而这也就是《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三条所表达的含义,“关于环境和教育起改变作用的唯物主义学说忘记了:环境是由人来改变的,而教育者本人一定是受教育的”^{[6](500)}。黑格尔自认为自己已经深入事物的实体性内容中,但当他把社会现实在理论上的映射颠倒为社会现实的基础时,他实际上是在“用头走路”,他所触及的现实是现实在思辨思维上的折射。与此相反,马克思认为社会历史不是观念的历史,历史的主体更不是绝对精神,而是在一定物质生活条件下从事物质资料生产的现实的人。而且,就其受到上一世代物质条件的束缚而

言,他同时也是这一历史的客体。正是这一对主客矛盾的辩证运动才造就了迄今为止全部的历史。因此,哲学若要实现改变世界的目的,若要现实化自身,唯有站在社会历史的主体——劳动群众的视角上才具备可能,因为他们才是现实生成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正是从这个角度出发,马克思在批判继承黑格尔现实观的基础上,使得哲学产生于现实,成为现实的自我认识。

虽然卢卡奇曾指出,“马克思对黑格尔的批判是黑格尔自己对康德和费希特的批判的直接继续和发展……它坚持不懈地继续了黑格尔竭力要做而未能具体做到的事情”^{[5](67)},但马克思对黑格尔哲学的批判不是要接续德国古典哲学的下一个环节,他所要做的是扬弃德国古典哲学的遗产,进而开辟出关于现实世界的“新哲学”。这一判断的根据在于:相较于德国古典哲学自诩为最终真理,并将自身作为历史的最终目的的做法,马克思主义哲学自觉地将自身转变为现实的一个部分——它不仅将所批判的对象还原到产生它的社会现实中去,而且对这个社会现实本身加以批判;它不仅对这个颠倒了的世界加以批判,还进一步自觉地将理论上的批判有机地融入对现实的实践批判过程中。诚然,德国古典哲学曾经作为法国大革命的一部分,同时参与着现代世界的生成。就像黑格尔所言:“我们这个时代是一个新时期的降生和过渡的时代。人的精神已经跟他旧日的生活与观念世界决裂,正使旧日的一切葬入于过去而着手进行他的自我改造。”^{[11](57)}但是,黑格尔在讲述德国古典哲学,尤其是在讲述他的绝对唯心论时,他是将其作为整个世界历史的最终成就,放置于历史的最高处。不同于黑格尔将世界嵌入哲学的做法,马克思始终清醒地认识到哲学本身有其局限性,因为“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6](500)}。理论本身有无对象性的真理性,这需要人的感性对象性活动给出答案,需要人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想的真理性。故而马克思只是将思想视作现实生成过程中的一个环节,并将其嵌入正在改变现代资本主义世界的无产阶级运动中——历史唯物主义是“认识历史本质的科学方法”,也是“无产阶

级争取自身自由和解放的意识形态”^[12]。这不仅是理论的要求,更是现实自身的要求,因为无产阶级需要科学理论的指导。

注释:

- ① 在关于现实概念的论述中,《大逻辑》和《小逻辑》都将现实概念置于本质论的第三个部分,前面的两个部分也都相同。此外,内在于现实概念的三个环节也基本相似。之所以选择《小逻辑》而非《大逻辑》展开论述,是考虑到虽然二者对现实的论述基本相似,但是《小逻辑》作为黑格尔思想成熟时期的作品,内容更加精炼,更为集中地反映了黑格尔的现实观。
- ② 黑格尔援引《法哲学原理》里备受“许多人诧异和反对”的“凡是合乎理性的东西都是现实的,凡是现实的东西都是合乎理性的”这一命题,并对之加以解释道:“就此说的哲学意义而言,稍有教养的人,应该知道上帝不仅是现实的,是最现实的,是唯一真正地现实的,而且从逻辑的观点看来,就在一般说来,一部分是现象,仅有一部分是现实。”
- ③ “反之理念的绝对自由在于……自由地放任自己外化为自然界。”参见黑格尔:《哲学科学百科全书 I 逻辑学》. 先刚,译. 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第343页。谢林在抨击黑格尔关于理念外化为自然的观点时,紧紧抓住了“放任”一词。参见谢林:《近代哲学史》. 先刚,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第185页。

参考文献:

-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 [2] 黑格尔. 小逻辑[M]. 贺麟,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
- [3] 黑格尔. 法哲学原理[M]. 范扬,张企泰,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
- [4] 黑格尔. 哲学史讲演录:第一卷[M]. 贺麟,王太庆,等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
- [5] 卢卡奇. 历史与阶级意识[M]. 杜章智,任立,燕宏远,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 [6]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7]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8] 康德. 纯粹理性批判[M]. 邓晓芒,译.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 [9] 卢卡奇. 青年黑格尔: 选译[M]. 王玖兴,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63.
- [10] 卜祥记, 林阳. 马克思对黑格尔哲学与国民经济学共谋性质的指认与超越[J]. 马克思主义与现实, 2022(5): 60–70.
- [11] 黑格尔. 精神现象学[M]. 贺麟, 王玖兴, 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3.
- [12] 王雨辰. 从阶级意识理论到组织理论——论青年卢卡奇政治哲学的基本特点与当代价值[J]. 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3(5): 1–11.

Marx's critique at and transcendence over the Hegelian view of reality

CHEN Liangbin, WANG Jing

(School of Marxism, Southeast University, Nanjing 211189, China)

Abstract: Hegel established a purely rational reality from absolute spirit, and metaphysically demonstrated the concept of reality from the ontological dimension, highlighting the overall connotation of reality, and at the same time mapping it with post reflection on reality. After pointing out the logical pantheistic nature of Hegel's view of reality, Marx critically inherited Hegel's view of reality, and made some practical and objective modifications to it, hence giving the concept of reality the characteristics of objective actuality. On this basis, Marx socialized the overall principle of dialectics and placed related theory in the overall process of social history to understand. He believed that theory not only originated from social reality, but also was a key link in the movement of reality. He embedded it in the proletarian movement that changed the world, thus fulfilling his critique at and transcendence over Hegel's view of reality.

Key Words: Marx; Hegel; reality; objective logic; post reflection; dual perspective; totality

[编辑: 胡兴华]